

李永斌主编



蜡像师

AZHUSONG

西教育出版社

蜡 烛 颂

李 永 斌

选编

李运宁 李育孙

广西教育出版社

蜡 烛 镶

李 永 斌 选编
李运宁 李育孙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七一路7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5.875印张 127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定价: 2.00元

ISBN 7-5435-0544-4/I·43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万般事业，唯师最高。

李振序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尊師重教

侯活乾

八九年九月

学经后知不足教
长者不經用。經用者
所限自強也。故曰
教學相易也。

卷之十一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
工程师要使教师有
光荣感和自豪感

余明炎

一九八九年八月

目 录

光荣属于人民教师

——庆祝一九八八年教师节	李铁映	(1)
我的第一个语文教师	秦似	(3)
华老师，你在哪里？	王蒙	(9)
所有的女同学都崇拜她	筱敏	(14)
老师也许没想到	赵大年	(17)
桥赋	郭天禄	(21)
手	曹世钦	(23)
灯	李江树	(27)
忘不了你，柳老师	马瑞芳	(31)
钟情	王自主	(36)
喜讯第一个告诉您	汪央	(40)
点燃红烛的人	刘畅	(44)
啊，园丁！	杨祝祥	(47)
我的校长	肖风	(50)
割不断的情丝	钱佩衡	(54)
温暖	谷斯涌	(59)
献给托着太阳升起的人	刘乔	(62)
老师恩德，没齿难忘	林伯野	(65)
操琴人	心鸣	(71)
拳拳师生情	木青	(73)

走向讲台	任凤生	(78)
一个假再现	乐维华	(82)
遥向母校祝贺	臧克家	(87)
师恩难忘	何之仁	(93)
记我的老师白薇	林焕平	(95)
我的老师	魏巍	(106)
我的第一个文学“启蒙老师”	任大霖	(112)
卖布谣——记我的一位小学老师	高缨	(114)
师傅领进门	刘绍棠	(120)
我的三位启蒙老师	白先勇	(125)
金牌上洒满老师的汗水		
——记三位体坛名将的老师		(131)
师学大师或大师		
——王力和他的老师赵元任		(142)
微笑	李祥荪	(148)
众师共育建国才		
——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的老师		(153)
学生亦红娘、老师即导师		
——丁玲与瞿秋白的故事		(163)
如果我当教师	叶圣陶	(169)
后记		(181)

光荣属于人民教师

——庆祝一九八八年教师节

李铁映

今年是我们第四次热烈庆祝教师节。

千百万教师象辛勤耕耘的园丁，担负着培育两亿多青少年儿童的重任，他们的工作牵动着全国十亿人民的心。教师所从事的事业是神圣的事业，是最应当受到尊重的事业。教师节应当成为象其它全国性节日一样的盛大节日。今天，在为人民教师庆贺节日的时候，我们向广大教师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教育走上了健康发展和改革的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里凝聚着千百万教师的心血，融汇着他们的艰辛劳动和创造。多少年来，广大人民教师不为名、不为利，含辛茹苦、甘为人梯，他们的崇高品格和光辉业绩，将载入中国人民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奋力拼搏的史册。要使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和少年儿童懂得，没有教师，就没有一批又一批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更谈不上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尊师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也应当是今天社会的美德。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全社会要形成强烈的尊师重教的风尚。

教育事业关系着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

行。”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把我国的教育事业尽快搞上去，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教师是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实践者、开拓者，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党、国家和人民寄厚望于广大教师。当前，我国的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求教育加快和深化改革。我们衷心地希望所有的教师站在教育改革的前列，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搞好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改革，为建设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能够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作出新的贡献。在改革的攻坚阶段，新旧两种体制交替，会遇到一些难以预料的困难。我们衷心地希望每一位教师要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宣传改革，在改革的大潮中与党同心，为国分忧，努力做理解、支持、宣传改革的模范，使学校成为攻坚克险的坚强阵地。

教育是全社会的事业，社会各方面都要关心和支持教育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三大的精神，切实把教育工作放在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和文化基础薄弱的大国，发展教育事业会有许多特殊的困难，我们必须本着“少讲空话，多干实事”的态度，一个一个地去认真解决。几年来，各地涌现了一批重视教育、发展教育的先进典型，例如这次表彰的37个教育工作先进县（市）。他们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增加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待遇。应当很好地总结这些经验，加以推广，把尊师重教真正在全社会得到落实。我们相信，有全社会的大力支持，有广大教师的不懈努力，我国的教育事业一定会更加生机勃勃，前景无限光明。

祝愿人民教师在新的学年里意气风发，开拓前进，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光荣属于人民教师！

我的第一个语文教师

秦 似

我在故乡上初中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位教了我两年语文的教师，名叫韦碧海。除开小学时代破蒙的一些老师不算，他可说是我的第一个语文教师了。

我的这位老师在三十年代初期，无论言行风度和教学方式，都很有点与众不同。他那时年纪在四十上下，但却从未除下过他的金边眼镜。南方炎热季候长，对他冬天的服式我已印象淡忘了，夏、秋二季，则总必是洁白的芝麻长衫，或者是白竹纱的唐装衣裤。虽然在一个小县城里，衣服总是熨得平贴，不让有半条皱纹。发理得特别勤，脑后勺总是光溜溜的，很难看到他的长发，而大概也由于怕热天的缘故，理的是陆军装，与剃光差不多；而且，还有过一两回索性剃光。在课堂上，别的教师是站着讲课的，唯独他总要端一张椅，侧面向我们坐着，一面摇着毛扇，一面给我们讲书。

说到他的才学，那确乎有点惊人。我还没听到他的课，甚至还没见到他之前，就已经对他有崇拜之心了。因为他一到了博白，就大做其诗，把他的《游双角峰》、《访绿珠井》、《南流江泛舟》之类的杰作，亲自用十分飘洒的行草书法，写成传单似的一大张，叫石印店印了出来，广为散发。我是在一间卖火柴、酱油的杂货店柜台上看到的。因为是行草，有些字不认识，更不说用典之类看不懂了。但是，

县城却也有三两个土才子，他们一致恭维起这位外地人来，看那神情，是甘拜下风了；他的杰作后面有希望同好者酬和的话，可是似乎没有谁敢去唱和，连我父亲的老师，很负盛名的高老夫子，也只好敛手。

这一来，不用说学校当局对他是非常器重，待如上宾的了。学校虽然有教师宿舍，可是他偏要住到附近的一个刘氏宗祠去，大概一来那里更清静，偌大一个院子，只有一个烧香的老头住在那儿，二来那里更自由，有点“寓所”的味道。再说，身边带着一妻一妾，这即使在那时也是特出的，住在教师宿舍不大方便；虽说他可能是为了求子的目的娶妾的，但那时已是“五四”以后，新人物是反对这样做的。而这位韦先生虽然写旧诗，却并不甘于作遗老派的人物，他似乎也在上海某大学毕业，还懂得几句英语的。不仅这样，他很象是受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并不一味提倡作旧诗和写文言文，他倒高兴学生写白话文，主张愈白愈好。虽说一妻一妾，他的寓所却任由学生们进出，显得并无什么避忌，而学生也不因为这一点就疏远他。

经书大概他是读过一些的，但给我们讲的很少，他基本上按新编的语文课本讲，白话文多于文言文。我记得他讲到《论语·先进》这篇课文的时候，“对于‘莫春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一段，特别眉飞色舞，把带着学生去游水，唱着歌踏着夕阳归来的情景，简直讲成了一幅美好得很的图画；似乎把他当教师的乐趣，完全寄托于其中了，大有可以藐视公侯的气概。还有一回，大概上头提倡“读经”了，他选印了一篇四书里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并在讲义上标明“藤县韦碧海详注”，表示认真。但他讲的经书，似乎也就只有

这么多。而且《大学》讲得并不成功，不象平时讲课那样，引得学生有时哈哈大笑，却是愈讲学生愈不懂，好些人都打瞌睡了。

他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在大热天，喜欢带着全班学生到树荫下面去上课。离学校半里以内的四、五棵荫可半亩的大榕树、龙眼树，荔枝树下，都成了我们上课的场所。一到了这场合，他就把长衫脱下，手里的鹅毛扇也放在一旁，那把椅子只供他放杂物，而神采奕奕地站在那儿，手里捧着课本，讲上大半个小时也毫无倦态。学生们则是围个圆圈坐在地上，秩序井然。当然没有黑板，但他除了很不得已时也向大家“书空”——向空中画字之外，几乎总是用生动形象的解释来代替板书。由于这样，每当他一声令下，大家莫不欣然景从，乐得跟他到外边去上课。而抬一把椅子的任务，一般总是值日生负担。

老师虽会做诗，但作品并不多，半年多了，他的杰作仍然是初来时印出散发过的几篇。可是，他在讲课的时候，常常要讲到一些诗人的故事，而他最钦佩的是二位，唐代的白乐天和清代的袁子才。无论诗文，他都主张是天然浑成的好，常常告诫我们：强做不来。他又非常重视“奇气”，特别选了苏轼那篇讲“太史公周游名山大川，然后为文有奇气”的文章教我们。那时我想，这可难了。太史公不知是什么人，他能去那么多的地方游览，我们连县境也没出去过呢！但无论如何，由于他对诗词平仄格律极为纯熟，口里经常给我们念“平平仄仄仄平平”，还教我们怎样辨四声，这一层比起别的教师来总是强多了。我就是在他的开导下初步学会四声、平仄、做对子的。并且知道有一本书叫做《白香词谱》。

他的家虽住在刘氏宗祠，在学校内也有一间休息室。他的窗口不挂帘子，也不糊纸；每当他喝过点酒，脸上微薰的时候，就总在那里洒笔挥毫。有时，还用嘴巴咬着笔杆，好让手去磨墨。这时，我们就一窝蜂似的涌在窗外看，后来惯了，索性一大群围在他周围，而他从来不赶走，看来却是高兴大家看他怎样画，怎样写的。再后来，不知是谁发的轫，买了白纸扇要他写字。这可真是个好办法，既得到老师的墨宝，又可以显示风雅一番。我也买了把上好的紫骨雪花洒面的折扇，恭恭敬敬地交给了他。他略想了想，并不翻书，不但写什么，就连怎么下笔布局也有了。于是趁着墨池里的余沈，一口气写完了一篇宋人张昇的《离亭燕》：“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而且，字体不再是飘洒的行书，而换了亦庄亦谐的板桥体了，写得真是遒劲大方，要今天还在的话，我还会是喜爱它的。至于这首词，当然不用说，那是他给了我的一个课外阅读的指导，它是我最早背得烂熟的一篇宋词。

平心而论，在书、诗、画中，他最擅长的是书，要他今天还活着，算得上一个书法家大概没有问题的。画的水平在中下，而诗（包括文）呢，则是名过其实，这大概由于他主张“性灵”说，收不到效果的缘故吧。

他批改作文，主要用圈点方法。这方法很古老，但似乎也有其作用，有时还加上精警的眉批或总批。我记得有一次他在一篇贴堂的作文屁股后头，写了个只有两个字的总批：“对了。”可见他的性灵说，贯穿到了批语上。他总往学生的卷子里找奇气，找不到时，就找所谓性灵的东西。因为这样，虽然我对他就很尊敬，而且平平仄仄学得最好，他却并不是第一个欣赏我的作文。他第一个欣赏的是我那个不怎么懂

平平仄仄的堂兄。几乎每篇都圈点得密密麻麻的，给贴了出来。他认为全班唯独这个学生有点奇气，有点性灵。他这一来也使得好几个用功的学生不服气，那时还没有人敢造他的反，不过却也颇有点嘀咕。至于我那位堂兄的奇气在哪里，我现在是一点印象也找不到了。他后来参加革命，做实际工作，却也没有过一篇什么性灵的文章。

但尽管他偏颇了一些，我却从这里学得一点，就是文章要活。

后来，我看到了《板桥集》，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的老师就是个小郑板桥。他也是极力要学那个书、诗、画三绝的。甚至他的怪癖，才子风度，大概都是从郑板桥那儿学来，只可惜我们小小的县城不是扬州，他也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他平日是不谈政治的。“九一八”事件发生，他却常常在课堂上讲到抗日救国的事了。不知从什么报上看到两首打油诗，是讽刺张学良不抵抗就把东北三省丢掉的，他便拿来印成讲义，发给学生，边讲边表示他的书生忧国之愤慨。我现在只记得有一首的末两句大致是这样的：“沈阳陷落由他去，更抱阿娇舞几回。”这分明是从李商隐的《北齐》：

“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圈”脱胎而来，那时我们却并不知道。而且那时他只骂张学良，自然没有骂蒋介石。象他这样一个人，又怎么能知道国民党内部的底细呢？就是我们，也是直到西安事变之后才为知道一点点。但仅从这件事看，他并非彻底的性灵派。他还是一个有爱国之心的知识阶层中人。这却是比郑板桥要远胜一筹的。

我不知他后来的岁月还有些什么轶闻，还做过些什么事。解放后，我甚至已经忘记了他这个人。大概是一九五四

年吧，在我的参与之下，向全省收集国画作品，准备选拔到北京去参加全国画展。当收集来了预展的时候，我偶然发现有一幅《苍鹰古松图》，下面署的名字是“韦碧海”。我不禁抖了一下，内心轻声唤着：“哦，我的老师！”我真想不到，世事经过如许其大的沧桑变化，而我的第一个语文老师还尚在人间。

我自然要托人打听他的景况：什么成份，表现如何，身体还健康不。好几个月才打听得来，说是就在写那幅画不久之后，竟病故了。这之前有好几年，为了谋生，他一直在本乡教着小学。

《苍鹰古松图》当然到不了全国画展，可是，它现在在哪里，恐怕也寻不出来了。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

